



狩 猎 季

◎ 杨映川 著

 广西人民出版社



广西 2014 — 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
狩 猎 季

◎ 杨映川 著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狩猎季 / 杨映川著. — 南宁: 广西人民出版社, 2016. 3
广西 2014~2015 年重点文学创作扶持项目
ISBN 978-7-219-09803-5

I. ①狩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6) 第 038210 号

策划编辑 吴春霞
责任编辑 曾蔚茹
责任校对 林晓明
印前制作 麦林书装
封面设计 广大迅风艺术

王 娟



出版发行	广西人民出版社
社 址	广西南宁市桂春路 6 号
邮 编	530028
印 刷	广西民族印刷包装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787mm×1092mm 1/16
印 张	17.5
字 数	290 千字
版 次	2016 年 3 月 第 1 版
印 次	2016 年 3 月 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219-09803-5/I·1865
定 价	38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目 录
C O N T E N T S

- 001 / 马拉松
039 / 我在树上等你
064 / 狩猎季
089 / 二姨父的药
103 / 总有一个怀抱
119 / 闭上眼睛
150 / 找爸爸
178 / 此一时，彼一时
194 / 左手做的事不要让右手知道
207 / 失魂台
246 / 所有人的秘密

—

许多人历尽一生都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早晨——醒来便醒来了，不需要打着呵欠做早饭，挤着公交车上班，背着沉沉的书包上学，或者，蹬双运动鞋气喘吁吁地跑步……反正没有一件事情在等着你，不需要迫切地去做什么。

范宝盛过了四十岁便开始感恩，他几乎每天都拥有这样的早晨。他通常凌晨四点就醒了，从从容容在床上回过神来，让脑袋完全亮堂再起身。洗漱完他会走到阳台上，这阳台不是敞开的，用透明的铝合金窗封起来了，留着两扇敞开透气，视觉上成了一间狭长的小房间。有个木架子，高几层摆放几盆花草，矮处堆着些书和纸张。紧挨架子的是一张低矮的红木案台，案台上有把茶壶。没有椅子，地上搁着一个香蒲草团。范宝盛拿起洒水壶给植物浇些水，然后站在窗边，遥望隐藏在夜幕中的景致，盯上一会儿，他能将它们辨出来，是树，是房，或是一块广告牌。这时，他会收回目光，搓搓手搓搓脸，矮身盘腿坐在蒲团上，从架子上抽出一本薄薄的书摊开在案台上。书打开只是个动作而已，他眼睛并没有盯着

书看，微闭双眼开始诵读了，“如是我闻”——悠长的声音从他的喉咙发出来。范宝盛很享受诵读的过程，他喜欢听自己的声音，让那些字句一字一句听进他的心里去。他有时可以读上一个早上或一个晚上，什么也不想。他并不懂什么佛经，甚至也不曾到什么寺庙上过香，但他喜欢这部《金刚经》。他读了近十年才慢慢读出点意思，不确切，也不追究。这是一位居士在范虫儿丢失以后送给他的，他认为这些年他能将对范虫儿的寻找变成等待，有一部分得归功于从“如是我闻”里获得的启示。

范虫儿是在十二年前丢失的。要回到十二年前，范宝盛闭上眼睛就行了。

儿子长得太像自己，把儿子的照片和他儿时的照片放到一块，大家会说是一个人。儿子出生那天，软软弱弱的身子抱在怀里，范宝盛眼一热，眼泪猝不及防涌出来，多少年没流过泪了。泪水湿漉漉挂在脸上，他有些不好意思，粗声粗气地对石水晶说，老子要好好赚钱养我儿子，我儿子不能吃苦，一点苦也不让他吃！石水晶躺在床上，看一大一小，心满意足地笑了。

儿子尚在襁褓就特别能吃，不及时喂一定哭得地动山摇。范宝盛以“饭虫”的谐音给儿子取了个小名，大名范壹名。范宝盛说了，我的儿子不光能吃，其他也是第一名。

那天晚上七点左右，各家都在做晚饭或吃晚饭，中山路上的范记馄饨正是生意红火的时辰，店里店外都是吃客。范虫儿拉扯在收银台里算账的石水晶说，妈，我想吃青皮芒果。石水晶急着打发他，顾不上瞧小家伙一眼，扔了五毛钱过去，说，吃了赶快回来洗脸洗屁股，让张娟带你上楼睡觉。范虫儿根本没听他妈嘴里唠叨的，手里捏着五毛钱，迈开小腿突突突从后门窜出去了。范虫儿不是第一次自己出门买东西吃，家里从没有担心过。范记馄饨店门前这条街叫中山路，前后两百米各家店铺做的是不同的营生，但都是熟得不得了熟人。各家各户又都开有后门，后门这条通巷窄小，不通机动车，多是邻里互相串门用，没具体名称，大家都叫后街。如果不是各家都在后门摆放些杂物，一眼是可以探测到底的。中山路车多人杂，前门没大人领着范虫儿是不允许随便出入的，后门则是他的方便之门，例如他经常去柯双的良心杂货店买饼干，去金家烧饼摊买大肉馅饼，去波仔的乖乖宠物店玩小猫小狗，还能自己去美美发屋找美姑娘理发。有些人家后门不常开，只要他想进，他会敲人家的后门，让人家开门放他进去。

孩子失踪后，警察多次来到中山路调查取证。经过调查，孩子拿了钱确实从后门出，往五十米开外的李婆姆酸嘢摊去了，除证人李婆姆外，还有证

人补鞋匠方顺开和美姑娘。李婆姆是个孤寡老人，屋子有剩余，租给外来户方顺开夫妻二人。李婆姆常年腌制各种蔬菜和水果，屋里全是坛坛罐罐，经年弥漫着一股咸湿的气味。李婆姆家的前后门一贯敞开，方便左邻右舍上她家买些腌制的小菜。当时李婆姆在厨房炒菜，炒的是酸菜肉末，搁了浓重的辣椒，范虫儿在她腋窝底下呛出了一个喷嚏，她才发现小家伙来了。范虫儿将五毛钱递到她的眼皮底下，说，青皮芒果。李婆姆说，这时间还吃零嘴啊？说着话，她拾块布抹抹手，往外走到前门的摊点，拿只塑料碗盛了满满一碗青皮芒果递给范虫儿，说，赶紧回家去。她又忙灶上的菜去了。范虫儿胖小手飞快拾了几颗芒果塞进嘴里，小腮帮子鼓起来，享受的口水从口角溢出来。这种青皮芒果尚未成熟但已经带了甜味，切成小块用些盐来腌制，吃起来生甜清脆，异香满口，不只范虫儿爱吃，许多人都爱吃。但这东西有季节性，春夏之交才有。范虫儿将碗里的芒果吃得没有这么满了，不那么容易被晃出来后，才小心翼翼捧着碗跨出李婆姆家后门。走几步路碰上方顺开，方顺开这时间没什么生意了，收摊回家，因为身上背负着大包小包的东西，他一般都从后门进家，看到范虫儿，他故意高声向范虫儿讨要芒果吃。范虫儿在方顺开的引逗下，走到他身边，同意将碗里的芒果分几块给他。方顺开呵呵笑了说，还挺大方的嘛。他本来想摸摸孩子的头，腾不出手，手也脏，嘴里就说，天黑了，慢慢走，别摔了。后来，按他的说法，他看着范虫儿捧着芒果朝范记馄饨店的方向走了，他也进了李婆姆家门。后街没有路灯，采光全靠各家各户透出的灯光。美美发屋的美姑娘说，她当时到屋后上厕所，一墙之外就是后街，她隔窗听得见方顺开和范虫儿的说话声，但没看着人。

虽然人失踪的范围不大，但作案的时间还是比较充分的，因为范虫儿离家至少有一个小时后，石水晶稍微清闲下来才感觉不妥，问张娟范虫儿回来没有，张娟正在收拾桌子，答说没见着。张娟是石水晶远房外甥女，才十五岁，平时在店里打下手，也帮忙照看范虫儿。石水晶嚷起来，死妹仔，你还收拾个屁啊！你弟出门这么久你也不出门寻寻？石水晶赶紧带着张娟出门从街头寻到街尾，再从街尾寻回街头，不知不觉的，唤孩子的声音变成哭喊了。各家各户听那发颤的声音，纷纷出来问究竟，有的安慰说可能跑别的地方玩去了，有的顺势帮忙找了，一条街上都知道范家孩子暂时是丢了。

石水晶和张娟哭哭啼啼跑回店里，范宝盛在陪客人喝酒，面红耳赤，口若悬河。石水晶说，宝盛，虫儿找不着了！范宝盛话头被生生截住，他一下子也没有仔细研究石水晶的话，更没觉着孩子是真的不见了，他只觉得眼前

这女人失了责任，败了兴致，手一扬，响亮地给了石水晶一耳光，气吞山河地嚷着，孩子找不着，我劈死你！

范宝盛当年三十三岁，气盛，强悍，脾气败坏。

孩子到底没有找到。范宝盛把所有的错归咎于石水晶，他用了拳头、腿脚、棍子、凳子、皮带等方式方法教训女人，女人被打得下不了床，却始终没一句怨言，只说，你打死我吧，反正我也不想活了！范宝盛以往气不顺的时候收拾石水晶会觉得解气，可这一次，像给气球打气，他越打气越足。他骂骂咧咧出门，专在后街上来回地窜。各家后门摆放的物什遭殃了，花盆被踹碎了，凳子被踹飞了，自行车被踹翻了，晾衣架子被踹歪了。其中有一家是做宠物生意的，在自家后门占道摆了好些笼子、箱子、罐子，从范家到李婆姆家的视线主要就是给这家堆放的杂物阻断的。范宝盛两条腿踹得不过瘾，顺手还拾了条棍子横扫。宠物店主波仔听到动静冲出后门，看一地狼藉，还没表态，就被跟在范宝盛屁股后头看热闹的邻居用眼神劝导——别跟人家计较，孩子刚丢了。波仔松开皱起的眉头，拾起一把扫把，一边扫一边好脾气地说，这东西堆得实在是太多了，早应该清理清理了，范哥你看哪里碍眼尽管砸！

范宝盛的气势谁都看得出来，孩子再找不出来，他是要跟人拼命的，跟谁呢？不知道，要是他把那人找出来，准像他平时剁馄饨肉馅一样将那人给剁了。

警方把范宝盛请去协助调查，首先问的自然是他与什么人有什么宿怨。范宝盛回答得干脆利落，我没有仇人。过了几天他又被警方请去，警方列出一张嫌疑人名单与他讨论。警察手指头敲打名单上的名字说，我们前两天问你和什么人嫌隙，你说没有，你要知道，这种事情 85% 是熟人干的，你要积极配合，不要隐瞒，这对破案不利。范宝盛很无辜地抱着手说，我没有隐瞒，我和谁有仇我还不知道吗？谁不知道我范宝盛有仇必报！警察说，是吗？那请你看看这份名单。范宝盛看完警方开列的名单，嘴上没说，心里嘀咕开了，他奶奶的，在警察的眼里，真没有一个是好人。

警察打开一本厚厚的记事本说，我们现在开始吧，一个个厘清，直到清楚为止。名单上的第一个人是李红霞，这是李婆姆的真名。范宝盛说，李婆姆怎么会是头号嫌疑人呢？她很喜欢我们家范虫儿的，虫儿天天到她摊上去找东西吃，有时候还不付钱呢。李婆姆虽然抠门，但是对孩子大方，每次都给孩子一大堆吃的，再说了，她一把年纪了，不可能做这种事情！范宝盛一

口气说了一大串。警察说，我们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不会放过一个坏人，什么事情都不能光看表面，没有人脸上写着个坏字。你说说，你前年是不是和李红霞闹过不愉快，还不跟她家进货了，对吧？

警察这么一提醒，范宝盛记起是有这么一回事。范记馄饨店卖过李婆姆的酸嘢，许多客人饭前饭后喜欢点酸食凉菜开胃，范宝盛就跟李婆姆订了些酸萝卜、酸豆角、酸辣椒制成小菜。隔壁马甘白的清真拉面馆也卖李婆姆的酸嘢。石水晶偶然了解到李婆姆给马甘白的价格要便宜一些，例如腌酸萝卜卖给范家是一块五一斤，给马甘白是一块四毛五一斤，酸豆角给范家是三块一斤，给马家是两块九一斤。范宝盛知道这事后火冒三丈，李婆姆怎么不一碗水端平呢？要说范记馄饨比马家面店的进货量要大啊！范宝盛是晚上临近十二点的时间听石水晶在枕头边叨叨这事的，他不能让这事过夜发酵、变酸，一分钟也不耽误，穿着睡觉的背心、裤衩，趿双拖鞋，直接拍李婆姆的门去了。李婆姆被火急火燎的打门声惊醒，慌慌张张开了半扇门，范宝盛叉腰迈腿挤进屋子，李婆姆，你觉得我范宝盛的钱好赚，还是觉得我范宝盛好欺负，是个蠢货？你多赚我一毛两毛的很爽吧，行，好，我明天就跟大家宣布，我不进你的酸嘢了，你的东西有质量问题，你做生意不讲良心……李婆姆听得尚不明白，说，宝盛，你这大半夜的上来说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范宝盛说，少装糊涂，你想糊弄谁也别想糊弄我！说什么都难解范宝盛心头之恨，他深入里屋，把一只只酸坛挨个揭开盖，盖子被随手一扔，骨碌碌四下逃窜。李婆姆拉着他的手急得跺脚，宝盛啊，你发浑啊！这揭盖漏风，我腌的东西都要坏了。范宝盛说，你这财迷心窍的老太婆，有本事这些漏风的你都不卖全扔了，我看你舍得……

范宝盛跟警察说，我就揭了李婆姆几个酸坛盖子，不再跟她进货了，这么小的事，她就要绑我儿子？范宝盛的语气非常不以为然。警察说，在这条街上，范记馄饨生意算是很不错的，而李婆姆平时的生意零敲碎打，你算是她的大客户，你不给她生意了，你说她会没一点想法？你还骂上门去，到处说她的不是，她能不计较？警察这么说反倒让范宝盛觉得惭愧了。他说，当时我是一时脾气上来，管不住自己，李婆姆虽然贪小便宜，但人不坏，我不信她能干出绑小孩的事。范宝盛说得很肯定，在下肯定结论的时候，他还觉得自己很对不起李婆姆，一个孤老婆子，靠卖酸嘢度日，他当时怎么就能为那一毛几分钱的利益，闹出这么大的动静来？他有些烦躁地对警察说，李婆姆你们排除吧，不可能是她。警察没说什么，只是在笔记本上记着。

第二个嫌疑人是补鞋匠方顺开。范宝盛说，我和这个外地人没打几回交道，最多只算面熟。警察说，你不是打过他吗？范宝盛说，打他？打过吗？范宝盛停下来想了几秒钟，拍拍脑袋说，对，是打过。这家伙有一次替我补一双皮鞋，我只穿了一天又开线了，你说气人不？我找到他，把鞋扔他脸上，他不服，我们就干了一仗。他那小身板子，两下子就被我打趴在地，一个外地人，不老实实在地干活，还想怎么样？范宝盛说起揍人的事总有点小得意。警察说，嗯，你仔细想想，最近这一段时间他有没有在你家附近出现？我的意思是出现的次数比以往多了？范宝盛皱起眉头说，我没注意，方顺开不可能干这事吧，我虽然和他打架，后面还是找他补鞋，他一样给补，补得挺好，所以我都把打架的事给忘了。警察说，人家为了讨生活，表面上能对你怎样？范宝盛说，方顺开两口子租的是李婆姆的房子，我听李婆姆说，夫妻俩平时省吃俭用，成天就惦记着寄钱回家给老人和上学的孩子，从这一点看他应该是个老实本分的人。警察说，这个我们会进一步调查的。

第三个名字是柯双，良心杂货店的老板。看到这个名字范宝盛双手在脸上摩挲着，沉默了。警察说，怎么不说话了？听说你以前和柯双称兄道弟的，关系很铁，后来突然闹翻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范宝盛翻了一个白眼，说，原因你们没打听出来？警察说，别人说是别人说的，我们想听听你是怎么说的。范宝盛说，说就说，有什么大不了的！这柯双，人是不错的，他第一个老婆病死后他一直单身，熬到前两年好不容易讨到现在这个老婆，娶上新媳妇可了不得了，成天像条狗样地守着。我是经常上他家去，不都喝酒猜拳去的吗？怎么就成勾引他老婆了？他还想跟我一决高下，这不是自取其辱吗？我们两个一架打下来，断交了。警察说，你和关丽真的没有什么关系？范宝盛说，妈的，我怎么可能和自己兄弟的女人搞一块去？关丽这女人我跟你们说实话，是有点风骚，也蛮漂亮，但我是有原则的人，我再好色也不会打她的主意。警察一直盯着范宝盛看，范宝盛声音大起来，你们不信？如果我说谎，那就让我阳痿。警察笑了，说，后来你和柯双一点交往也没有了？范宝盛说，没有了，见面也装看不见。

警察边记录边问，他儿子柯子的智商听说比同龄的孩子低，你看他会不会有什么妒忌或是报复的心理？范宝盛摆摆手说，柯双没有这个胆，我们的矛盾我们自个儿清楚，不会计较到孩子身上，你们在柯双身上就不要浪费时间了，他不可能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。整条中山路上的人为什么喜欢上他家的杂货店买东西？就因为他这人做生意讲良心，哪怕是老人或不懂事的

孩子去他店里，他都不会占别人半分便宜，完全对得起他的店名“良心”两个字。警察嗯嗯地点点头。

再往下是清真拉面馆的马甘白。范宝盛指着马甘白的名字说，他还对我有意见？你们看看——范宝盛咧开嘴，露出他的门牙，他指着门牙说，我这颗门牙就是被马甘白打松的，医生说了，用不了多长时间我就得装义齿了。你们看，我比马甘白年轻，个头也不小，可打不过人家呀，有人说他练过，我看是真练过，我都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就被打趴下了，没占一点便宜。范宝盛说起自己的失败经历好像没有什么羞耻感。警察说，以往都是你打赢别人，总要有比你强的人才合理啊！说说，你们为什么打架？范宝盛说，他店面的空调滴水到我这边，我上门跟他理论他根本不管，我知道他是看不惯我生意比他好，故意为难我。警察笑着说，我听说你把人家面馆的遮阳板给捅破了？范宝盛说，他空调漏水到我这边，我这样做才能扯平啊。警察说，你们有没有互相抢生意的情况？范宝盛摇摇头，说，卖的是不同货色，没什么好抢的，客人也不可能一个品种吃到底呀，总得换口味的不是？警察点了点头。

范宝盛又扫了一眼名单说，你们名单上怎么没有赵兵强呢？这家伙我也打过，还不止打一次，照理说他应该最恨我了。警察说，我们调查过了，他前阵子欠了赌债，一直被人追讨，在你家孩子失踪前就跑出去躲了，到现在也没有回来。他老婆黄玉珠在电影院门口摆水果摊，人证多的是，没有作案时间。范宝盛说，这家伙就是欠揍，不把家败光不甘心！

警察一边翻看记事本一边说，从你家店面到李家的酸嘢摊，尽管只有几十米，但这经过的人家好像都与你不和，我们的网拉得很大，你看还有美美发屋的小美，你有没有说过人家开的是鸡店，把人家姑娘气得不给你剃头了？范宝盛不好意思地笑着说，我是说得有点过分，可小美那妖精的做派，没办法不让人家想歪。她平时穿的衣服太省布料，跟没穿一个样，笑起来，那可了不得，街头街尾的猫和狗听了都叫唤。警察说，你这张嘴也够损的。

警察又翻了一页记事本，说，还有卖宠物的何波，你嫌他那些东西脏臭，怕影响你的生意，你一直想办法把他赶出中山路，曾经还把一只死猫搁人家门店的招牌上头了……

范宝盛的脸像被揭了一层皮，泛红了。他盯着警察手中那本笔记本，心突然有些发慌，不知道那上面还记载了他多少条罪状。他说，警察同志，说了一早上，根据你们的调查结果，我就是一个大坏蛋，对吧？这条街上很多人都讨厌我，对我有意见，所以就绑了我儿子，对吧？警察说，我们只是在

和你核实情况，了解分析，没有下结论。范宝盛的情绪有些失控了，他站起来说，你们调查的都基本属实，我是浑蛋，我罪有应得！好吧，如果是他们绑了我儿子，只要人找得回来，我不怪他们，我认了！警察拍拍他的肩膀，说，你坐下，坐下，别激动！这是个法制社会，天大的仇恨也不能干违法的事。范宝盛说，那你们继续调查吧，我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的了。警察说，行，今天就到这里，你要放宽心，凡事往好的方面想。范宝盛离开前，盯着警察，说，你们觉得我是遭报应吗？警察也盯着他，说，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，又拍拍他的肩膀说，做好人心安。

做好人心安，做好人心安，范宝盛一直念着这句话，脑子像一锅烧沸的水，走在路上被风一吹他清醒了些，突然闪过一念，警察是从哪里将这些信息调查出来的？对了，一定是各家各户都为证清白，看到的都是别家与他的嫌隙，大家互相揭发出来的。他心里不禁涌上恨意，牙关咬紧了。没一个是好东西！再转念一想，又气馁了，他都活到什么份上了？警察那厚厚的记事本都记录的是他的恶行吧，他恶人一个啊！这些年成家立业，钱赚了，活得挺自在，只要看不顺眼的，该打打，该骂骂，他哪管别人怎么看啊。现在，他臭得连块狗屎都不如了。

范宝盛回到中山路上，他看到许多人似乎都在背着他笑，他们一定很开心，他的儿子没有了，他遭报应了。也许就是这街上所有的人合谋将范虫儿绑架了，他脑袋嗡嗡作响，像住着一窝蜂。他想冲着人喊，你们冲着我来吧，放了我儿子！这句话像火燎过他的喉咙，他嚷不出来，却把他烧得心痛难忍，欲哭无泪。

他回到家，家里有好些人，李婆姆、美姑娘，柯双带着柯子，隔壁的马甘白、波仔等。你们来干什么，来看热闹吗？他没打招呼，走进卧房，把房门关了。他听到石水晶在外面跟人解释，他心情不好，你们理解啊。

马甘白的嗓门最大，谁碰上这样的事都得急，你们放宽心，宝盛老弟是个有福之人，这不过是个小劫，会过去的。

柯双说，是啊，弟妹，这种时候要静下心来才能有好主意，昨晚我想了一晚上，在这事情上你们别省钱，多花点钱悬赏线索，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我这三万块钱算是帮你们打个寻人启事。石水晶说，我们怎么能要你的钱呢？柯双说，我和宝盛什么交情，范虫儿我一直当我儿子看的，收下！石水晶带着哭腔说，柯双哥，那谢谢你了，我先收下了。

李婆姆说，这几天我一直后悔为什么不送一缸子青皮芒果给虫儿呢，送

了他就不用天天往我摊上跑，也不会出这事了。我今天带这坛青皮芒果，是隔水坛收的，放得久，等虫儿回来随时都有得吃。

美姑娘说，水晶姐，虫儿是个鬼精灵，懂事得很，人家不容易拐带的，你们要放宽心，没准过两天就自己回来了。

黄玉珠说，水晶，我家老赵没啥本事，打听人却有一套，等他从外边回来，我让他找孩子去……

范宝盛在屋子里把每一句话都听得清清楚楚，眼泪悄悄流到嘴角。他舌头拐着舔舔，咸。外边这些人只不过是邻居街坊，他们凭什么对他这么好？就是为了让愧疚吗？如果为这，恭喜你们，你们做到了，他愧疚死了，他恨不得能穿越回去，重新把他做过的混账事情一一更正，就像把被风吹倒的树一棵棵扶起来。他平日里没想他们的好处，他们像他店面门外摆放的那几盆花，可有可无，过季败了的重新换上几盆盛开艳丽的，就是不摆也不会影响生意。他的心思是赚客人的钱，所以他只对客人好。他赚钱是为日子过得痛快，但凡谁碍着他让他不痛快的，他从不放过。他范宝盛原来就是这么个人啊！老天爷是为了让他看清楚自己是个什么人才让范虫儿丢掉的吗？老天爷啊，如果是为了这个，你的处罚太大了……

范宝盛躺在床上，不吃饭，不喝水，整整两天时间。石水晶冒着被揍的危险，一次次敲门，后来，他总算来开门了，像只风干的梨子，干裂的嘴唇蠕动着，石水晶，你说我是不是遭报应啊？石水晶惊恐地后退半步，说，你，吃点东西吧。范宝盛说，我吃个屁，我儿子都找不到了我吃个屁！你说那人干脆把我杀了得了，为什么要绑我的儿子呢？石水晶说，谁，你说谁？范宝盛说，我不知道是谁，是谁啊？！他突然把石水晶摁坐在沙发上，自己双膝一软跪在地上，咚咚咚朝石水晶磕了三个响头。石水晶像被蜇着一般跳起来，说，你这是干吗？范宝盛说，这些年你跟着我受太多委屈了，没少被我揍，我这当是给你赔罪了，孩子找得回来我们就好好过日子，找不回来你随便打我，打死我也没有半句话！石水晶多日来强撑着，一下撑不住崩溃了，哇呀，妈呀，儿呀，你在哪里呀，你快回来呀！范宝盛搂着石水晶，轻轻地抚着她的背，说，哭吧，哭够了，以后我们都不哭了！

等石水晶稍稍平静，范宝盛说，我现在出去给人赔罪。他走出门外，石水晶不明白他的意思，三两下把鼻涕、眼泪抹干净，紧跟着出去。范宝盛直奔李婆姆家。李婆姆坐在门口一张小凳子上，摇把蒲扇，守着摊子。范宝盛上前，扑通给李婆姆跪下。他说，李婆姆，对不起，我混账。他连磕了三个

头。有一两个在摊上吃酸嘢的人，看着他们，嘴里的酸嘢掉到桌子上。李婆姆扔掉扇子，拼命架起范宝盛说，宝盛，别这样，起来，起来。范宝盛起身没二话，拍拍膝盖直接走到下一家。他走进美美发屋，在美姑娘面前，鞠了一个躬说，对不起，这是张贱嘴！然后他在自己嘴巴上来了一记响亮的耳光。美姑娘在给客人吹头发，呆住了，手上的吹风筒对准客人的额头，客人被烫得直叫唤。范宝盛离开美美发屋，找到方顺开的鞋摊，他朝正在给鞋子上线的方顺开鞠了一躬。方顺开以为他是来找碴的，哗地站起，往后跳开一米。范宝盛说，对不起，然后打了自己一个嘴巴。方顺开手里拿的一只破鞋掉到地上。范宝盛走进柯双家的良心杂货店，柯双在跟人结账，手在计算器上指指点点，范宝盛将柯双的手拾起来，用力地招呼到自己脸上，响声过后，柯双的手和范宝盛的脸同时痛了。柯双吓得叫唤一声，晃着自己的手掌说，宝盛，你这是干吗？范宝盛搂着柯双的肩膀说，兄弟，对不起！柯双追出来，看到范宝盛直奔波仔宠物店。范宝盛走近一只狗笼，把手伸到一只看起来体形最大的狗嘴边说，咬一口，来咬一口。大狗胆子不大，反被他吓退了半步。波仔疑惑地靠到他身后说，范哥，你这是？范宝盛说，我有这么可恶吗，连狗都怕我？波仔，我今天是来跟你道歉的，你家的狗既然不咬我，我就自己给自己一巴掌吧，他说完干脆利落地在脸上来了一下。

范宝盛马不停蹄地在中山路上奔走，他的脸被自己打肿了，打红了，嘴角打歪了，还挂着一丝血迹。石水晶跟在他身后，哭哭啼啼。范宝盛突然在路中央站住了，他说，他妈的，赵兵强跑路不在家，不然我今天可以全部道歉完了，这家伙真不是好东西，老子想干干脆脆了结都不行！不行，我今天一定要全部搞定。他迈开腿又往电影院的方向前进。黄玉珠的水果摊在售票口附近。这时间黄玉珠没什么生意，盯着那些快腐败的水果叹气，正想着不需要吃晚饭，把这些水果当晚饭得了。范宝盛带着一阵风吹到黄玉珠的跟前，黄玉珠以为生意来了，立马有了精神，看清楚是范宝盛，后面还跟着个哭哭啼啼的石水晶，又泄气了。范宝盛说，玉珠，今天你代表赵兵强，我给他赔不是了。范宝盛说完在自己的脸上打了一记耳光，然后鞠了一躬。范宝盛说完做完就走了，一点不拖泥带水。石水晶用眼神告诉目瞪口呆的黄玉珠发生的一切，黄玉珠一脸的茫然，还带着一点慌张。

可以说，被道歉的人家一开始是有点惊恐的，他们的心思都一样，觉得范宝盛这一举动是不是怀疑他们把小孩弄走了，想通过道歉，让他们心软，让他们把孩子交出来。后来，大家发现都想错了。第二天范记馄饨店的大门

上张贴出一张暂停营业的启事，范宝盛和石水晶出门找孩子去了。

二

《金刚经》一遍一遍念下来，范宝盛像是在听自己讲故事，出离于娑婆世界。天稍稍有些泛白的时候，他出门了。他想去一里之外的范记馄饨店，喝一碗自家店里用蜂窝煤熬过夜的、熬出牛奶白的骨头汤。

今天，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市里，不知道范记馄饨的人不多，范记馄饨成了小城传统饮食文化的一块招牌。范记馄饨可不仅仅是你印象中的那种馄饨店——门面仅够摆得下七八张桌子，一锅滚汤，十颗馄饨盛一碗，汤面上漂着胡椒面和几叶香菜。当然，它也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历史。现在的范记馄饨店仍然位于中山路，在老址上吞并了附近两家经营不下去的店面，加盖了一层，变成三层楼，店里有包间有卡座，楼后还有停车场。馄饨店主打火锅，馄饨就是下火锅的料，一盘盘馅料不同的馄饨摆在桌子上，当菜涮来吃。最负盛名的是蟹粉馄饨，在大众嘴里传说是鲜得可以把舌头吞下去的。店里也卖海鲜、鸡鸭鱼肉，客人也没少点，但都被忽略不提，大家只说馄饨。

大清早的，路上行人零零星星，马路上的路灯还亮着。范宝盛发现路灯杆上新挂了广告，每根杆上都有，广告中是人跑步的图案，还有“建设绿城之肺”的口号，他意识到又有马拉松比赛了。果然，每一个路口都架起一块告示牌，灯打着亮堂堂的，为了让开车的司机看得清楚——早上七点整至十点整，一桥桥头至狮山森林公园禁止机动车辆通行。他心里有些遗憾，这段时间范平安感冒发烧，还有轻度肺炎，他到城东照顾着少出门，少看报，又错过一次参加马拉松的机会。范平安是范宝盛的第二个儿子，七岁，上小学一年级。石水晶为了让儿子上贵族学校，在城东买了房子，住城市的另一头去了。范宝盛喜欢老房子，喜欢离店面近，没事经常还是一个人住老房子，夫妻便成牛郎织女了。

马拉松在这个小城市里是近几年才兴起来的。三年前，从这往南走六七公里开发了一个狮山森林公园。就着这么个公园，隔三岔五便组织马拉松赛，名目不一，有宣传防艾滋病的，有为福利院捐款的，有为希望小学捐款的。范宝盛对什么运动都不上心，单单对马拉松情有独钟。只要一看到告示，他就报名去，交完报名费，一般能领到一件印有本次马拉松赛主题的T恤衫，范宝盛收有八九件了。范宝盛不是长跑健将，他也不是为了名次去跑的，他只是喜欢那种在人流中奔跑的感觉。终点很遥远，路很漫长，他在这路上跑，

不缓不急，熙熙攘攘的人群，有的人跑前面去了，有的人落后面，有的人则中途退出了，他需要做的就是坚持到底。范虫儿失踪的头几年，只要一得到信息，他就会出门寻儿子，每一次出发前都怀着满满的信心，最后总是失望而回。从南到北，他走过许多陌生的城市，在那些陌生的城市里行走，混迹在人流中，不知何处是尽头，那时的感觉就像跑马拉松。他想他拼的不是技术，不是体力，只是坚持。在奔跑中，他感觉他在跟一个看不见的人赛跑，他不知道那人是谁，既然不知道，他便不需要赢过任何人，他只需要赢过他自己。所以，他热爱马拉松。

范宝盛最后一次出门寻找范虫儿，是循着信息到湖南的一个小县城。那个孩子年龄、长相和范虫儿有不少相似之处，孩子在几年的辗转漂泊生活中被吓得有些呆了，问什么都低眉垂眼，紧闭嘴巴。虽然没有交流，但范宝盛知道眼前的孩子不会是范虫儿。他对所有与范虫儿命运相同的孩子都上心，所以他执着于从这孩子的口中听到点什么，一遍又一遍，孩子的嘴巴像被胶水封住了。范宝盛说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总该记得自己姓什么吧？孩子还是一言不发，牙齿咬着嘴唇。范宝盛说，你爸爸妈妈一定告诉过你你姓什么，每个孩子都有和爸爸一样的姓，你记住了才能找到自己的家。他口气变得严厉。孩子眼神游移，喉咙里发出蚊子一样细小的声音，我姓张。范宝盛激动得抱起孩子，好，姓张，你会写自己名字吗？孩子摇摇头说，爸爸妈妈叫我宝宝。范宝盛说，张宝宝，你以前和爸爸妈妈住在什么地方呢？孩子说，我家住在河边。范宝盛说，河边有什么？孩子说，河边有一座小桥。范宝盛说，桥那边是什么地方？孩子说，桥那边是大街，我爸每天在街上卖豆腐……范宝盛鼻子酸了，他摸着孩子的头说，真是聪明的孩子，警察叔叔一定会帮你找到爸爸妈妈的。

从湖南回到家，风尘仆仆的范宝盛放下旅行包，把随身带的范虫儿照片挂到墙上。石水晶知道这一趟又是白跑了，她站在相片跟前静静地抹眼泪。范宝盛说，这次我见到的那个孩子他记起他姓张，记起他家住在河边，记起他父亲在街上卖豆腐，我想他很快就能找到父母了。石水晶看着儿子的照片抹眼泪，我的儿子啊，你到底在哪里？范宝盛搂住妻子的肩膀说，我们的儿子也一定会记住自己姓范，我们好好经营范记馄饨，守着范记馄饨这块招牌，他会寻回来的，以后我不出去找孩子了，我就在这等着他回来。石水晶不知道丈夫的心事，她疑惑地说，你放弃了？范宝盛说，我怎么会放弃我的儿子？我说了，我要在范记馄饨这块招牌下等着儿子回来。石水晶，你信不信，我

能等得到？石水晶看着丈夫多日未剃的胡子、晒得黝黑的面孔，她的忧伤化为爱怜。她点点头说，我信，我信，我信你，也信老天爷，大家都说我们家范宝盛是个大好人，好人有好报。范宝盛说，你對自己老公的评价太高了，我哪里算得上一个大好人？我只是努力在做一个好人应该做的事，不容易啊，跟跑马拉松一样，坚持到底就是胜利。以前我几乎每天都会想，到底是谁把虫儿拐走的？他是我们的熟人，还是一个陌生人？他是为钱为仇还是因为别的什么原因要把孩子拐走的？我的孩子在哪里，他过得好不好？现在我不去想这些问题了，无论是谁都夺不走我的儿子，孩子无论生活在哪里都是我的儿子，我们就在这里等着他。

范宝盛从住的地方走到范记馄饨店就十来分钟的路程。十来年范记馄饨的店面装修换了好几种风格，可招牌还是老招牌。那是一块花梨木，有着美丽的花纹。当年“范记馄饨”四个字是范宝盛的父亲亲自书写，请人拓刻上去的。隔一两年把招牌上的漆刷上一遍，看上去总是崭新崭新的。范虫儿开始会说话，范宝盛就把他带到自家门店的招牌下面，指着上面的字教他，范记馄饨，虫儿，你姓范。范虫儿说，范记馄饨，虫儿，姓范。你叫范虫儿。我叫范虫儿。范，草字头，三点水，横折钩，竖弯钩。范，草字头，三点水，横折钩，竖弯钩。站在招牌下，范宝盛清楚地记得当初教儿子认字的情形，儿子拿着一支筷条在地上歪歪扭扭地写着“范”字，经常先写三点水再写草字头。范宝盛会说，儿子啊，草字头这么小，没有草帽帮你遮阴，你会被太阳晒的。范虫儿重新把字抹掉再写，先写上大大的草字头，再写上三点水。他一边写一边说，我不怕太阳晒了。

店面三楼的灯亮了，有几个服务员住在三楼，人语声从上面飘下来。范宝盛把门前长椅子上的水擦了擦，坐着等，没几分钟，店门打开，几个服务员走出来。他们看到范宝盛，叫范哥好，就各自忙着擦桌子，打开炉火。

范宝盛前几年把店面交给柯子夫妻管理，夫妻俩住在店里，方便生意。这些年来范记馄饨有很多机会可以到别的地方开去，毕竟中山路是一条老街，房屋老旧，街道狭窄，交通不便。许多新开的大卖场邀请范宝盛入伙，范宝盛都拒绝了。比如城里最高档的万宝城开张前，也邀请范宝盛入伙，范宝盛还是没答应。石水晶心思动了，带上柯子和张娟一块劝范宝盛。石水晶说，现在做连锁是最赚钱，最省事的，你真是不想赚钱了？范宝盛说，天下哪有能赚钱不用操心的好事？等真的开起来，烦心事就来了。石水晶说，中山路这条老街拆迁是迟早的事，我们怎么样也得先给自己留条后路。范宝盛说，